

笑谈诗酒话人生

——陆游诗词中的“笑”与“酒”

代宜喜

千秋诗魂 淮水歌吟

“迎驾杯”纪念陆游在淮诞生900周年



淮河峡山口当年是南宋抗金前线 代宜喜摄

公元2025年，恰逢南宋爱国诗人陆游诞辰900周年。这位“六十年间万首诗”的文坛巨匠，用笔墨镌刻了南宋的风雨沧桑，也以“笑”与“酒”为经纬，编织出自己跌宕起伏却始终赤诚的人生长卷。从少年意气到暮年孤怀，诸如“莫笑农家腊酒浑，丰年留客足鸡豚”，在“笑”里藏着他的豁达与坚守，“酒”中盛满他的家国与柔情。二者交织辉映，不仅是诗人生命体验的鲜活注脚，更是南宋文人风骨的生动写照。

笑看世事：于沉浮中守本心

陆游的“笑”从来不是浅薄的欢愉，而是历经风霜后的生命智慧。他的人生始终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辗转，科举受挫、仕途坎坷、壮志难酬，多重困顿却未曾磨灭他眼底的光，反而沉淀出多样的“笑”态，映照出不同境遇下的人生抉择。

少年时的笑，是“自笑平生醉后狂，千钟使气少年场”的张扬意气。彼时的陆游，心怀“上马击狂胡，下马草军书”的壮志，风华正茂，纵酒狂歌，那份笑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与少年人的坦荡。青年入蜀后，他投身抗金前线，南郑的军旅生涯让他的笑多了几分豪迈与刚健。即便后来幕府解散，壮志难酬，他仍能“江边一笑觉天宽”，在半醉微吟中挣脱失意的桎梏，于天地间寻得精神的开阔。

中年罢官归乡，生活的困顿与仕途的失意让他的笑增添了自嘲的意味。“自笑谋生事事疏，年来锥与地俱无”，看似调侃自己谋生无方，实则隐藏着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坚守；“白发萧然还自笑，风流犹见过江初”，满头华发遮不住那份风雅意气，自嘲中是未曾消减的初心。而面对世间的赞誉与诋毁，他更以“俗间毁誉惟堪笑”的淡然处之，将荣辱得失抛诸脑后，只坚守内心的道义与信念。

晚年的笑，多了几分从容与温情。“花前一笑频开口，林下深藏永息肩”，是对隐居生活的惬意接纳；“笑语宽衰疾，登临到夕阳”，是与岁月和解的豁达。他甚至以“吾家笑疾自士龙，我才虽卑笑则同”的诙谐，将爱笑的天性归于先祖，在幽默中消解衰老的愁绪。陆游的“笑”，从少年的狂放、中年的自嘲到晚年的从

容，贯穿一生却始终纯粹，那是历经沉浮后仍对生活满怀热爱的赤诚，是身处困顿却不改其志的坚守。

酒寄情怀：于杯盏间藏家国

酒，是陆游诗词中出现频率极高的意象，三千余首涉酒诗作，每一杯都盛满了滚烫的情感。于他而言，酒不是避世的麻醉剂，而是情感的宣泄口，是壮志的催化剂，更是连接个人命运与家国天下的纽带。

酒里有未凉的报国热血。陆游自幼便在颠沛流离中目睹山河破碎，收复中原的信念如种子般深埋心底。南郑军旅生涯中，他与将士们共饮于军营，酒入豪肠，化作“陇头十月天雨霜，壮士夜挽绿沉枪”的豪情，笔下诗句也常流露“报国欲死无战场”的悲愤。他向朝廷献上《平戎策》，却因主和派排挤而壮志难酬，离别前线时，“衣上征尘杂酒痕，远游无处不消魂”，衣上的酒痕与征尘，都是壮志未酬的不甘与怅惘。即便罢官归乡，他仍在酒中寄托报国之志，“僵卧孤村不自哀，尚思为国戍轮台”，一杯浊酒下肚，便仿佛重回抗金前线，铁马冰河入梦来。直至弥留之际，他仍叮嘱子孙“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”，那未喝完的酒，成了他对家国最深的牵挂。

酒里有纯粹的人间温情。罢官后的乡村生活，让陆游远离了官场的倾轧，也让他感受到了最质朴的人情美。“莫笑农家腊酒浑，丰年留客足鸡豚”，农家浑浊的腊酒里，藏着丰收的喜悦与待客的热忱，一杯下肚，暖了胃也暖了心。与友人相聚时，他“倾家酿酒犹嫌少”，以夸张的笔触写出对友人的真挚情谊；独处时，他“闲愁如飞雪，入酒即消融”，将羁旅的孤寂、病痛的折磨都融入酒中，在杯盏间寻得片刻安宁。晚年的他虽身体虚弱，却仍以薄酒为伴，在微醺中品味生活的平淡与真实。

酒里有执着的诗心与品格。陆游的酒，常常与诗相伴相生，“饮如长鲸渴赴海，诗成放笔千觞空”，酒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，而诗歌则定格了饮酒时的豪情。他在“荔子阴中时纵酒，竹枝声里强追欢”中，以酒消解异乡的酸楚；在“病思羁怀惟付酒，西风落日更催诗”中，借酒抵御病痛与愁绪，反而催生出更多动人诗篇。

他爱酒却不嗜酒，“饮酒不至狂，对客不至疲”，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节制，就像他的人生，即便历经坎坷，也从未迷失本心，始终坚守着高洁的品格与执着的诗心。

诗酒相映：铸文人风骨照千秋

“笑”与“酒”，在陆游的诗词中从来不是孤立的意象，而是相互交织、相得益彰，共同构筑了他丰富立体的精神世界，也铸就了穿越千年仍熠熠生辉的文人风骨。

“笑”是“酒”的精神底色，“酒”是“笑”的情感载体。当陆游“江边一笑觉天宽”时，是“酒”赋予了他挣脱困境的勇气；当他“自笑平生醉后狂”时，是“酒”点燃了他少年意气的张扬；当他“俗间毁誉惟堪笑”时，是“酒”让他多了一份看淡得失的从容。而“笑”又让“酒”的情感更显真挚，没有矫揉造作的悲戚，只有坦坦荡荡的抒发，即便在“酒到愁边量自增”的失意中，也透着一份不向命运低头的倔强。

诗酒相伴的人生，是陆游对生命本质的坚守。他一生坎坷，却从未沉沦；历经磨难，却始终赤诚。“笑”与“酒”，是他对抗命运不公的武器，是他安放家国情怀的港湾，更是他热爱生活的证明。在那个偏安一隅的南宋，多少文人在山河破碎中消沉避世，而陆游却以诗为剑、以酒为旗，用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的赤诚，书写着对家国的忠诚；用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豁达，诠释着对生活的热爱。他的诗酒人生，不仅是个人命运的写照，更是一个时代文人精神的缩影——纵使身处黑暗，也要追寻光明；纵使历经风雨，也要坚守本心。

九百年后的今天，当我们重读陆游的诗词，仍能从“笑”与“酒”的意象中感受到那份滚烫的赤诚与不朽的风骨。作为“淮南老乡”的我，对其大作、佳作喜爱有加，细品他的“晚来又入淮南路，红树青山合有诗《望江道中》”、“晚潮又泊淮南岸，落日啼鸦戍堞空《晚泊》”等诗句，更是反复吟诵。那笑，是穿越千年的豁达与坚守；那酒，是流淌至今的家国与温情。陆游用诗酒话人生，给我们留下流传千古的诗篇。无论境遇多么困顿，都要坚守内心的信念。这份诗酒情怀，这份文人风骨，将永远照亮后世之人前行的道路。